



阿澄

■ 颜妍

颜妍,1991年生,作品散见于《儿童文学》《中国校园文学》《少年文艺》等杂志。曾获第三届《儿童文学》金近奖、第七届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优秀奖、2018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等。出版有长篇小说《女孩何亭亭》。

想见阿澄。这个想法在肥皂脑海里出现的时候,树枝上红色与绿色的彩灯正在被点亮。

“左边,往左边一点。过了,右边,往右边。”指挥着电工的服务员转过身,一股混合肉桂与白糖气味的热风,就这样撞进肥皂怀里。服务员扶了扶头顶节庆风格的红帽,对她嫣然一笑:“要来杯热拿铁吗?甜橙风味的,是新品!”

肥皂的耳朵红了。她垂下脑袋,好像脖子变成了一块完全没有支撑作用的果冻。

“我……”肥皂的嘴唇摩擦着。这一刻,她无比想念阿澄,想念他侃侃而谈时发亮的眼睛,想念他抬起下巴时利落干净的下颌线条。她的眼睛有点模糊了,胸腔像被塞了一条毛绒绒的帕子。她是如此的蓬松与柔软,可同样也窒闷得喘不过气来。

肥皂最后还是买了一杯甜橙风味的热拿铁。价格是贵的,味道是怪的。肥皂很心疼,可她实在不知道该怎样拒绝。

肥皂捧着拿铁走回出租屋。红色的饮品包装,在夜色里像盏灯,而她则是雪夜里为大人物掌灯的宫女。肥皂很快被自己的这个想法逗笑了。就算在想象的世界里,她也只是路过的配角。

肥皂钻进窄小的楼道。楼梯真窄啊!墙壁和栏杆狠狠贴着她的身子,潮湿的霉味让她觉得仿佛走进了某种爬行动物的洞穴。

闹哄哄的节日歌在单薄的房门背后响着。门打开了,她的合租室友探出头,深蓝色的眼影在她眼角晕开,口红红巴巴地粘在嘴上,像一朵正在凋零的玫瑰。

“嗨,我们在开派对,你来吗?”如同映衬着她的话,房门里的几个年轻男人对肥皂举起了啤酒罐。

她真想逃跑。肥皂的汗毛站立,脚趾头在脏乎乎的帆布鞋里已经完全蜷缩了起来。她感到自己下一秒就要跑出去,可最终她只是说着“不用了”,然后跳进自己的小房间,用被子将自己全部包裹起来。

黑暗让她感到安全。肥皂睡了过去。她梦到了遇见阿澄的那天。

那是她刚上大学的第一天。她从偏远的南方小镇北上,坐了三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仍然神采奕奕。她张大眼睛,语调里带着南方乡音的模糊与软:“你好,请问你知道大礼堂怎么去吗?”

她问得清脆又大胆。她不知道什么是羞耻,或者说,因为对这个世界的无知,她还没来得及了解与体会过羞耻。

高瘦的男生转过来,他琥珀色的眼珠瞪大了一下,很快漾出一个清爽的微笑:“往东走100米就到。”

“谢谢!”肥皂朝他挥手。她的心脏怦怦直跳。她以为这是对生活的亢奋与激荡,可等到刚才的男生走上舞台,作为新生代表发言时,她才意识到,这是爱情。她不知道为什么很快就确认了。爱情在她的人生里盘旋了那么久,可降落的时候,却是如此安静与轻巧。

于是肥皂睁大眼睛,拼命地凝视讲话台上那个小小的名牌。

“澄”,这是她看清楚的字。可他的姓是什么?是苏,还是宋?是林,还是王?

记不清了。可她怎么会记不清楚自己最爱的人?“呼、呼……”

肥皂惊醒过来,她一看手表,3点43分。她感觉自己睡了好久,可这个冬季却仍然没有过去。门外的派队似乎散了,一点声音也没有。肥皂像条脱水的鱼,怔怔的。她心里仍在想:阿澄姓什么呢?

肥皂按亮了手机,她的手指磨蹭着通讯录里置顶的“阿澄”的名字。这些年里,她的手指无数次在这个界面弹跳过,可没有一次真正拨打出去。她涌出一种异常强烈的冲动——她想跟阿澄讲话。当然,她是绝对不会问“你姓什么”这样的傻话的,她只是想问问他:阿澄,你过得好吗?

在察觉到的时候,肥皂已经将这句话说了出口。她小小的声音,向空中抛出又落下。她感到那股黏稠又陌生的热切,从她身体里很深的地方涌上来。她跳起来,抓着自己的外套跑出去。

肥皂在共享单车上用尽力地踩着踏板。城市从个性模糊的集体四散成更加鲜明的群落,一群人围着路边摊在买热红酒,一群人蹲在马路旁发出响亮的大笑。

昏黄的路灯指着肥皂的路。她曾经在校友录上看到过阿澄所在的公司,她要去买一份热乎乎的早餐,在阿澄上班前送给他。肥皂有点恍惚,她曾经无数次这样不顾一切地奔向阿澄在的地方。

阿澄丢了身份证的消息,是舍友告诉肥皂的。“你看,如果找到的话,可以直接打电话哦。”舍友指给肥皂看学校公众号刊登出的寻找失物消息。

肥皂的脸一下红了。“你为什么给我看这个……”

主题词写作——

冬夜



夜斑

■ 程川

程川,1993年出生于陕西汉中,现居成都。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第二期“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扶持计划”入选作家。作品散见于《诗刊》《花城》《人民文学》等。

丝尘空,再到一缕缕游丝,终究朝着无人认领的地带悠悠荡荡晃去。暗夜隐瞒了我们的不知所措,减弱了我们的慌乱与不安。

两个舅舅面无表情地窝进劣质沙发里,用与白天判若两人的僵硬表情点燃香烟,任由烟灰一截截有气无力地垂下身子。真让人死气沉沉!我仍旧跪在蒲团凹陷处,拳头大的坑刚好容下我酸软发麻的膝盖。院外隐隐传来猫头鹰短促的哀号,黑黢黢的夜色掩映着冷峻的青山,袭人的寒意拖着长长的魅影,种种境况都迫使我手中的纸钱扔得快一点,再快一点,更快一点,只有那样,我才能切实地感觉到温暖,一种炙热的疼痛,像刀片

划破指尖。作为夜色的一部分,棺盖上的外祖母散发着一股淡薄的艾草味,像经过一段荒废的歧途,脚上沾满了露珠和植物汁液。我凝望着那条分叉的小径,静谧被无限延伸,通往黝黑的隧道,一种铁钉般的钝力紧紧箍住我。“光消失之后,恐惧和迷信在不同程度上入侵了我们。我们被那诡异的黑暗所包围,而黑暗本身早已与我们内心深处的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即使是可预见的,这种中断和破坏还是如此令人不安”(《古人之夜:古代世界的夜间生活考》)。恐惧源于衰亡的不确定性,意识到这一点,我毅然推开被黄表纸密封的柴房,在手

火盆中偶尔蹦出几粒火光如流星般快速划过众人的视线故事在平铺直叙中搁浅而北风,正酝酿着某种推力

夜的深度往往取决于睡意抵达的时间。天亮便是山长水远,腹中的词语一旦冲出牙关就比木炭耐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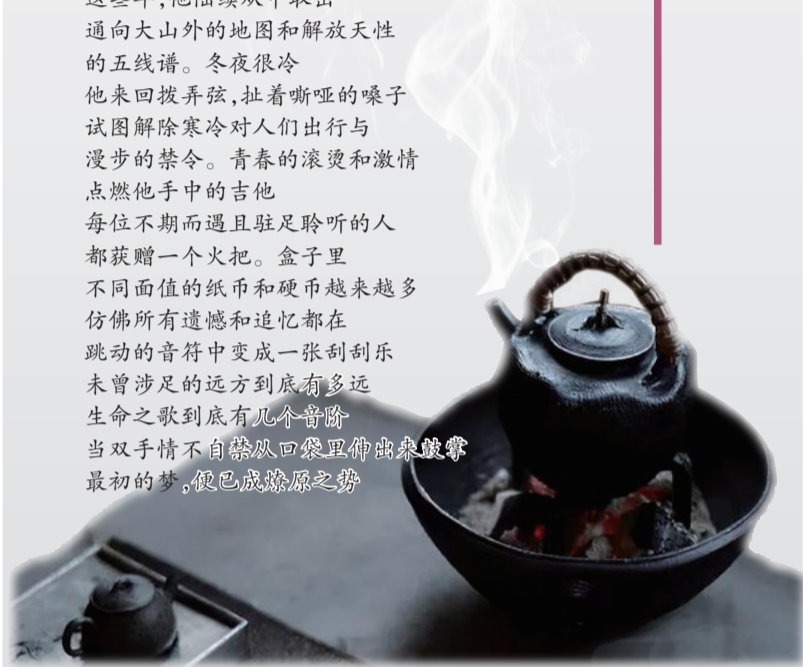
再多叮嘱都表达不尽担忧、牵挂和依依不舍。背包靠在墙角,不久便会从中分出第二个故乡

长与短的相对论,在一次冲泡茶水的过程中被推翻鸡鸣和狗吠声一阵接着一阵将冬夜换算成具体的时辰

灰烬盖住燃烧の木炭,正如欢笑掩盖离情别绪。围圈而坐者环抱成一个隐形火炉每个人都是无可替代的部件

斜挎少年

曾经斜挎的书包,像一个百宝箱这些年,他陆续从中取出通向大山外的地图和解放天性的五线谱。冬夜很冷他来回拨弄弦,扯着嘶哑的嗓子试图解除寒冷对人们出行与漫步的禁令。青春的滚烫和激情点燃他手中的吉他每位不期而遇且驻足聆听的人都获赠一个火把。盒子里不同面值的纸币和硬币越来越多仿佛所有遗憾和追忆都在跳动的音符中变成一张刮刮乐未曾涉足的远方到底有多远生命之歌到底有几个音符当双手情不自禁从口袋里掏出来敲响最初的梦,便已成燎原之势



袁伟,苗族,1994年生人,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南京市第三期“青春文学人才计划”青蓝人才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扬子江》《民族文学》《北京文学》等刊,出版有诗集《栽种春光》《草戒指》。

窗窿亟待形成。而我的外祖母就如瓦砾碎砾,躺在那一团氤氲的雾霭中,躺在那一圈圈萦绕的经文密语中,她身体里丢失的成分太多了,为了从自我角色中脱身而出。肥硕的衣物将她装点得越发庄重,像是正在进行一场杀青仪式的谢幕演员。那时祷词已近乎吃语,我们追随着阴阳师,阴阳师围绕着篝火,篝火固执地冲天直上,映照着我们酡红的脸颊。

这并非我第一次在冬夜送别亲人。乡野传闻中,熬过寒冬的老人便可以再吃一年人间饭,于是冬天便成为分水岭。他们用属相冲克来淘洗谶言,用猫头鹰的叫声趋避利害,用老鸱的啼哭占卜命运递来的暗语,面对病痛折磨却显得异常隐忍克制;他们说服自己囤积苦难、折磨和一切与自己为敌的事物,相信苦行僧般的虔诚里自有一座迷人深渊;他们掰着指头计算同病相怜的亲朋好友,以此作为肉身参照,在困顿的日常生活中相互僵持。他们是我的亲人,也是我日渐执拗、坚硬、顽固的组成部分,代我在文字世界与现实世界两点间划拉出一根最短的直线。我不断地游走在这根钢丝上,那些消逝的脸庞始终折射着碎片化的刺眼光芒,提醒我不要后退,服从脚下的路。

有段时间我疯狂迷恋骑着摩托在夜间漫游,我熟知村道的走势,就像熟知山坡上的每一处坟茔。村庄不会消亡,黑暗不会永恒,守夜人戴着他的面具,在发动机的轰鸣声响起时扬起一张瘦削的脸庞,大把大把的风擦亮了他填满眼角的光晕,只要继续向前,他就能看见新的地平线。

围炉夜话(外一首)

袁伟